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

宋浹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二

起建武元年
盡建武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諱秀字文叔賢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葉興故廟稱世祖諡法能

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侯古今法曰諱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在位三十三年改元二建武三十一年建武中元二建

建武元年

是年六月即位改元

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其立前定安

公嬰爲天子聚黨數千人居臨涇

涇縣屬安定郡賈曰今涇州縣涇縣城在今平涼府

鎮原縣西二里

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

鄧禹至箕關

賈曰箕關在今王屋

縣東余據唐王厚徵城當州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

縣名屬河東郡

赤眉二部俱會宏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

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

眉戰於荔鄉

嶺漢志宏農有荔鄉東觀記曰崇等入至宏農柘柘山下與茂戰崇北至荔鄉轉至湖湖卽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地當在今龍州湖城

縣之間○荔有木即荔三音

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

轉北至湖

劉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

兵所屠滅城邑邱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

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榦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

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

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

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豈

卽大位復遠人有所依歸時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天子系十二爲

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十

二平曾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

公孫皇帝夏四月寔卽帝位號成家賢曰以起成改元龍興李熊

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越嚮任貴據郡降述非

天鳳三年任貴據越嚮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

之賢曰北平縣屬中山又戰於順水北賢曰水經注云徐水經北

五幡破之於順水卽徐水之別名也今在易州括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

地志徐水過北平縣界而東流又東逕濟苑城乘勝輕進反爲

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

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駭散兵歸保范陽賢曰縣名在

承郡范陽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

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殺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

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

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

眾恐懼數日乃

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

賢曰安次縣名屬渤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案我朝霸州文安縣本漢安次縣也

賊退入漁陽所過虜

掠彌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糧重宜令輕騎出城前使百姓

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

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

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遣李軾書爲陳

謝勸勸令歸附蕭王軾知長安已危欲降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

安乃報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軾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

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

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

劉昭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晉曰在今縣拔上黨兩城又南

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

異與戰於士鄉下劉昭志河南南鄉縣有士鄉聚大破斬勃軼閉

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李軼字季文人不

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眾皆怪王宣露軼書朱

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王北征

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二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縣屬河

南郡周舉伯之國也河水過鞏縣北謂之鞏河即五社津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大夫蘇子邑賈曰鞏溫故今雒州縣也 鮪自

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賢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杜佑曰漢平

平陰即晉之陰地故陰戎所居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

魏文帝改曰河陰綴謂連環也

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而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時肅王在北軍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宗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駭之乎誰賊者謂位號未正指誰爲賊也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

賈曰浚靡縣名屬右北平

邵故城在今遼陽
縣北○摩音麻 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

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

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

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

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日

縣名屬常山郡今趙
州縣故城在縣南 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

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

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卽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

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

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王深

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邲續漢志邲縣屬常山國
帝于此卽位改曰高邑召馮異問四方動

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王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會儒生張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卽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爲主也羣臣因復奏請六月

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鄗南

時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城陌賢曰其地在今滎州柏鄉縣考異曰光武本紀

駕與張林等謀將上尊號光武還至薊皆在四月前而焉異傳異與李軼書云長安變亂赤眉臨鄗王侯備難大臣乘離綱紀已絕又勸光武稱新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卽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于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無禮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卽位之後夏秋之交焉異安得于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考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失耳○鄗改元大赦兩鑑皇考南嶺君初爲濟陽令以守本音霍又音曉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帝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其明如晝是歲斷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曰秀及王莽卽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

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帝舊宅在今蘆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
有白水馬後並集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見春陵郭擘
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帝始起兵還春陵遂望見含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鄧禹固安邑數月未

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

賈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

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

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

賈曰解縣屬河東郡故城

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

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

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甲子匡悉軍出攻

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

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

鼓而

竝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及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匡

等奔還長安

考異曰劉元傳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奔還長安鄧禹傳無張卬名今從之

張卬與諸

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

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乃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更

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撤以拒赤眉

續漢志新豐有鴻門

亭振城卽此

也。○取音讀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

臘時賢曰前音義曰臘獸以立秋日祭獻王者亦以此日出獵

社伏風俗通書新始殺食曰臘臘漢儀立秋日郊禮畢於陽成武

乃祠先虞告以烹鮮天子御戎駉白馬朱鬣躬執考射牲牲以鹿

于時若物故以應之又謂之臘臘○無音區臘音婁又音劉共劫

更始俱成前計

考異曰袁紀云中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今從范書

更始知之

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入將悉誅之唯隗囂稱疾不入會客王遵周

宗等勒兵自守更始狐疑使卬等且待于外卬湛殷疑有變遂突

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建使執金吾鄧晔將兵圍隗囂第卬湛殷

勒兵燒門入戰官中更始大敗蹕亦潰圍走歸天水明旦更始東

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竝召

入牧丹先至即斬之

補註後咸丹與王匡胡毅同降宗廣爲廣所斬此何以云牧丹先至即斬之

王匡

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

齊巫

之常鼓舞祠城陽景王

城陽景王章有誅諸呂之功故齊人祀之以求福助

巫狂言景王大

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

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

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

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

鄭縣屬京兆賢曰今華州縣

乃相與議曰今迫近

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其自立之先是赤眉過式

地理志式縣屬秦山

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

萌之父曰憲城陽景王五世孫荒王順之子元

帝時封式侯

恭少習尙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

樊崇等降見上復

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

牧牛

漢時卒史秩百石

軍中號盆子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

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誓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畏恐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刺侯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棊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繡絡而猶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鄧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

十四又讓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衝作元武丁丑以野

王令王梁爲大司空

帝以野王衝之所從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

蛇合體野王縣屬河內郡宋

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

司馬眾咸不悅壬午以吳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爲平

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

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其食粗糲悉分俸祿

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門下督謀爲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卽收

斬之

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衛

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至是帝徵

湛爲尙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爲司徒行大司徒事

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徒卽丞相司徒

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湛字惠公九世

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鄧禹自汾陰渡河入夏陽

縣屬河東夏陽縣屬馮翊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欽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

拒禹於衙地理志左輔都尉治高陵賢曰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衙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

北左傳秦晉戰于彭衙即此地公乘姓也禹復破走之宗室劉茂聚眾京密閒茂元氏王

欽從父弟也賢曰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榮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自稱厭新

將軍厭伏也厭音奄入聲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帝使驃騎大將軍景

丹建威大將軍耿弇彊弩將軍陳俊攻之茂來降封爲中山王

己亥帝幸懷懷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余據河內郡治懷在維陽北

百四里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即鞏河也水經注河水東過鞏縣北

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軍圍朱

鮪於洛陽八月進幸河陽地理志河陽縣屬河內郡李松自撤引兵還從更

始與趙萌共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

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從雉門至闕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

地理志高陵縣屬焉

王匡

張卬等迎降之遂其連兵進攻東都門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

弟況爲城門校尉開門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

城門出

三輔黃圖曰雉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爲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卽下拜復上馬去初式侯

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

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

誅卽將更始至高陵

將如字領也

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

右輔都尉治都

高陵左輔都尉治所山右恐當作左

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

死辛未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其送

詣吏者封列侯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

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黨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

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叩頭歸謝其不好爭如此哀

平閒爲密令

宋白補通典曰密縣古鄆國密國之地左傳諸侯伐

密縣卽

漢所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

有言邵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蔽民矣凡人所以羣

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嘗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灋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何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也嗤笑也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苦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

盛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

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

東都之制太傅位上公絕席在三公之右

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置諸羣公之首安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益出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

朱鮪

爲大司馬以彭爲校尉後從邑人韓歆於河內遂歸光武

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

成敗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相舉拔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

嬰城自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

遺蕭王北伐

事始見上卷更始元年

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

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鮪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

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

欲上

賢曰趣向也

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

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眾出

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地理志扶溝縣屬淮陽郡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

縣後爲少府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

廣縱兵士暴橫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

戟

漢制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爲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遂擢任之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

遂定都鄴改洛陽爲雒陽以漢火行也水能克火故洛去水加雒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

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黈殺於盆子

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

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攔其救止

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囚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

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

使貢獻

時三輔之豪傑處處屯聚各有管長

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

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

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

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

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餽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甯能堅守者也

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

士以觀其儆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賢曰栒邑縣屬右扶風栒城今在邠州三

水縣東北○栒音荀又音栒

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上遣岑彭擊荆

州羣賊下隼葉等十餘城

地理志隼葉二縣皆屬南陽郡賢曰隼葉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

葉縣也○隼音抽

十一月甲午上幸懷

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十二

月丙戌上還雁陽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

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初更始之敗中郎將趙熹爲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

與其友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
美慮有滛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不聽因以泥塗
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掠憲輒言其病
狀以此得免既而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
憲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將送

苑王賜

乃迎而養之後帝幸章陵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
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因引
見憲謂曰卿不但爲英雄所係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
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滂爲師友前
涼州刺史河內鄧興爲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爲治書馬援爲綏

德將軍杜廣，土遵周宗及平襄，行巡河陽王捷。

平襄，河陽二縣名。天才郡行姓，逋名。

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

山東。馬援少孤，有大志，兄況奇之，授以齊詩。援不能守，章句辭，況

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奮況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

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

畜牧，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

夫爲志窮當益，益老當益壯。畱田牧，至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

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

聞隗囂好士，往從之，歸甚敬重。與決辯策，班彪穉之子也。字叔皮。

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膏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

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彪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初平陵寶融孝文皇后弟廣國七世孫也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時以軍功封建武男及莽敗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以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擾不欲出關而融高祖以下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

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桀懷輯羌虜甚得

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金城太守庫鈞

隸音

張掖都尉

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

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

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

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

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

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

去於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

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

西之地本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所居武帝時攘之以通西域隔絕

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人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僑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所致也及融等爲政亦置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賢曰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漢德安定三水虜芳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在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水經注肥水出高平西北峽出東北出峽注於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於城本屬臨郡尉治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會祖母匈奴涿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閼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

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
三水豪傑共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
于以爲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
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兄弟入匈奴立芳爲漢帝以芳弟程爲
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
書責之曰司徒亮也盜賊桀也長安吏民邊遠無所依歸宜以時
進討鎮馭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
引穀歸至大要齊曰大要縣
屬北地郡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敞守栒
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敞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
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
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

果敏愔將其眾歸舉更始請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廣與

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

擊破之於高平地理志高平縣屬安定郡舊曰今原州高平縣考

以元年冬未叛延及二年魏書傳在二年蓋

二年魏書傳在二年蓋禮獲其轡重於是禹承制補註天子命官

命之官曰承制遣使持節命嵩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

事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險

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衝射諸葛裨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

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帝遣宗正劉延攻

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遣人迎母弟妻子爲延

所獲邑猶弗聽及更始敗邑遣使請降卽拜爲上黨太守初邑與

馮衍俱受鮑永委任共守井土及是衍忿邑背約遺書責之且說

其嬰城堅守或策馬不顧已報書曰僕雖驚怯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閒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閒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尙在忠驥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閒者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此誠天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何其愚乎且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叛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處冀妄

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
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術不從
自是與邑有隙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
始存亡疑不可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訶問虛實

調音景

初

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

湖陽公主妹甯平公主俱到

麗華曰甯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

以麗

華爲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甯平公主上徵通爲衛尉 初

更始以王閔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閔諭降得贛榆等六縣

地理志贛榆縣屬琅琊郡賢曰今

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

官號治兵於劇

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

遣將徇泰山東

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閔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

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閔按劔曰太守奉朝

命而文公擁兵相距

張步字文公

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

宴飲待爲上賓令閔關掌郡事 王莽時涿郡崔篆爲郡文學以

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我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己

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

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因又以篆爲建

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堯舜之君上有老母

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乎乃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

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苦諫篆乃擢起班春所至之縣犴獄填滿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

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
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
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至是幽州刺史馭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
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
四篇用占吉凶多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

兩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
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
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
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
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甯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
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

立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
離死因涕泣獻敬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
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
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
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刁

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流檀鄉賊

賈曰今克州
有檀

鄉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賊迎檀鄉或以告魏

郡太守銚期

魏郡秦置故城在今
相州安陽縣東北

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

母俱就死期曰爲史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

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

魏郡治
鄴城

陸不勝愧感自殺

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

吳漢率上梁等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

水經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

檀鄉山東通遼國屯田縣武安等縣又東出山通鄴縣

大破之十餘萬眾皆降又使梁與大

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靜邊路

流通

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

禹始封鄧是年改封梁侯地理志梁縣屬

河南郡唐汝州治梁縣宋白曰漢縣故城在汝水之南

廣平侯吳漢

賢曰廣平縣屬廣平郡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

西皆食四縣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之

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

慄慄日愼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

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枝所以爲治

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

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

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

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

戰國公孫龍告平原君之辭

帝從之帝令諸

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潁川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

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

漢法大縣侯位

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

潁川定陵人新安鄉蓋在定陵帝使郎中魏郡馮勤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

厭服焉帝以爲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

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侍郎三十六人秩四百石主作

文書起草蔡質漢饒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

起高廟於

雒陽

考異曰帝紀正月壬子祭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

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

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續漢志曰立社稷于雒陽在宗

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階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禋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沈約曰禮云共工氏之驕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不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神農能殖百穀其商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權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尚稷亦有二也漢蓋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傅咸曰天子親耕以供養盛親耕自報故自爲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國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新報也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肅論王社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京師也杜佑曰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即後漢術原隰等各有所有存聚生類之故特於此生物處別立其名爲社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山林川澤邱陵墳衍此四者雜出財用等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地五土之中別旌其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禮漢書之夏春生秋成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禮漢書曰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戌其外爲壇壇皆紫以象紫宮皆有通道以爲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

北道之西外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

縱火燒官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眾

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

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雒陽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神主

神主以木爲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諸侯王長一尺諸王用桑練主用栗衛宏洪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大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真定王楊祭則立主於坎下

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癘楊爲主

賢曰漢以火德故曰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變生於頰而

開於

楊病癘欲以惑眾與綿曼賊交通

賢曰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恆州石邑縣西

北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納帝復遣

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敕收楊純至真定止

傳舍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

姊妹之子曰出

故楊不以爲疑且自

恃眾彊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楊兄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真定

王勰子

二月己酉車駕幸修武

賈曰縣名屬河內郡水殷之膏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勳兵

於帝故曰修武今懷州縣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

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

杜佑曰案巾六國時趙魏之閒通謂之承露庶人及軍旅皆服之賢曰幅

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傅元子曰漢末王公卿士多委玉服但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幘巾考異曰鮑永傳稱永降於河內時攻懷未拔皆謂水曰我攻懷三日而城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案光武未都雒陽以前屢幸懷又祀高祖於懷宮故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案田邑書稱主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永衍之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存幸河內但有幸修武事然則永衍實降於修武修武亦河內縣也其稱帝見永問曰卿眾安在永離席叩降懷等事當是史誤故皆略之

頤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

言大而意不悅

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懷不悅也

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

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丁固即丁公

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詎有之有挑其鄰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頤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寇曄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

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譽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

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後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初大司空王梁與吳漢俱擊檀鄉詔軍事一屬漢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屢違命怒遣尚書宗廣持節即軍中斬梁廣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

以爲中郎將北守箕關

水經注濊水出河東垣縣王屋西山濊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濊關也光武遣

王梁

守之 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宏爲大司空帝嘗問宏通博之

士宏乃薦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帝乃以譚爲議郎給事中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性好音樂善鼓琴帝時令鼓之愛其繁聲宏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我所以薦子者欲令斬

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
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
容謝之宏又嘗譏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
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
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
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
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
不諧矣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裨糧食前後不絕
及帝追銅馬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

此懷不平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遺竝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

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

爾猶言如

此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買穀積珍寶

益富強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

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

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捐軍實不從其

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狎嫌怨轉積浮敗譖構之密奏寵多聚

兵殺意計難臆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

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

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

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

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
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前浮以書責之曰伯通與耿俠游
俱起佐命同破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抱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
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
皆白懷慚而遣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方今天下
適定海內顧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
自捐盛時豈不誤哉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寵得書愈怒攻浮益急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竝薄數遣
使邀誘况况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
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 地理志武都縣屬武都郡 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
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爲

相從武都南隄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

賢曰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

下辨道亦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

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兵北入散關至陳倉

賢曰散關

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自散谷水因取名焉地理志陳倉縣屬右扶風唐爲寶雞縣屬岐州

嘉追擊破之公孫

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

賢曰關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關中今

慶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宋白曰今渝州江津縣本漢江州縣史記曰楚霸王爲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

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漢益州郡漢中巴郡廣漢蜀郡建寧牂牁越巂益州等郡

辛卯上還

陽 三月乙未大赦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

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

補註郾即今臨封府之郾

城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

郾吾復何憂次司馬當擊宛

補註大司馬謂吳漢也

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

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

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邱縣東南○汜音凡

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

茂隨朱鮪降今復反

殺淮陽太守潘塞

據廣樂而臣於永

賈曰廣樂地同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煬帝諱改

永以茂爲大司

馬淮陽王

吳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雒陽降帝封賜爲

慎侯

賢曰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叔父良族父歙族兄祉皆自長安

來甲午封良爲廣陽王祉爲城陽王

宛王賜于光武爲族兄更始近屬也歙亦更始近屬更始

封爲元氏王祉族兄春陵東侯歙之子光武之族姪而春陵節侯買之族會孫也更始封爲定陶王

又封兄縝子章

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爲列侯

求爲婁邑侯歆爲爲穀敦侯鯉爲

壽光侯

鄧王王常降帝見之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

其更艱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

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

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爲天下復

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廷死無遺恨帝笑

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更始以常爲廷尉故帝稱之常時則得南陽一

郡故云不憂南方

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以匹夫與義

兵明於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因

特加賞賜拜爲左曹

前曹百官表左右曹加官受尙書事此時蓋爲馬官也

封山桑侯

賢曰山桑

縣屬沛郡今亳州

五月庚辰封族父歆爲泗水王

帝以陰貴人雅性

寬仁欲立以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可當六月戊戌立貴

人郭氏爲皇后以其子彊爲皇太子大赦

改正繼通鑑誤作姐

丙午封泗

水王子終爲潯川王

終徽子也與帝少相親愛故封爲王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

平之

召陵新息二縣並屬汝南郡賈曰新息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

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濫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遣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坐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八月帝自率諸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賢曰內黃縣屬魏郡今相州縣大破五校於甯陽降其眾五萬人賢曰魏郡今相州縣甯陽縣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余據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甌陽甘賈注內黃縣北有甌陽城堯城縣本漢內黃縣

隋開皇十人年更名唐未改永定縣○蕭音希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

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

鄧雍奴二縣皆屬漁陽郡水經曰鮑邱水過潞縣南曰潞河鄧隆軍於是

水之南爲彭寵所破宋白曰幽州武清縣本漢雍奴縣水經注云雍奴葢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帝讀檄怒

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

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蓋延圍睢陽數月

克之劉永走至虞

賢曰虞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

下數十人奔醜

地理志醜屬沛郡賢曰今亳州縣

蘇茂佼彊

佼音交又音絞

周建合軍三

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走保湖陵

地理志湖陵屬山

陽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

三郡也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

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

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鮓魚陸湛之子也

堵鄉人董訢

反宛城

水經注曰堵水而經小堵鄉賢執南陽太守劉驎揚化將日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

軍堅鎮攻宛拔之

堅姓譚名○音譚又音專

訖走還堵鄉

吳漢徇南陽諸

縣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

謂歸謂告而歸也

怒漢掠其鄉

里遂反擊破漢軍屯據滎陽與諸賊合從

九月壬戌帝自內黃

還 陝賊蘇况攻破宏農帝使景丹討之會丹病瘧在上前瘧發

寒慄上笑曰吾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

扶起賜醫藥病轉加而薨帝乃使征虜將軍祭遵擊宏農柏華蠻

中賊弩中遵口洞出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

皆自倍遂皆平之

東觀記曰柏華蠻也鄧道元曰河南郡新城縣故蠻子國也縣有鄧營今名蠻中

赤

盾引兵欲西上隴

隴屬天水郡有大阪名隴坻三素記曰其阪九里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其處可容

百餘家清水四注下界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頓瞻者莫

不悲思故承日龍頭流水分離山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淚雙懸度舟龍無羶榮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坻音底又

音

池隗監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圍

烏氏涇陽二縣

烏安定郡賢曰烏氏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之南○氏音支赤眉至陽城番

須中鄠道元曰陽城在安民縣武帝永始二年罷安定呼能苑以重安民縣賢曰番須口與國中相近並在涇○音音盤逢

大雪阮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

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地理志郁夷在

屬右扶風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地理志雲陽屬左馮翊赤眉復入長安時漢

中賊延岑屯杜陵賢曰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府赤眉將逢安擊之鄧

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兵至禹兵敗走延岑擊

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

與戰於谷口地理志谷口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禮泉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變山東中山西謂之

谷口杜佑曰谷口今雲陽縣洛谷是也
宋白曰當涇水所出之處故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

陽就殺帝令鄧禹招嘉嘉相李寶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帝聞
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
宣帝旨會新野來歙亦勸嘉來歸嘉遂因歙詣禹降李寶居慢禹
斬之歙嘉之妻兄帝之姑子也與嘉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
衣以衣之拜爲太中大夫而封嘉爲順陽侯 冬十一月以廷尉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
此家猶言 此人也即日拜常爲漢忠

將軍使與岑彭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七將軍討鄧奉董訢彭等
先擊堵鄉鄧奉救之朱祐軍敗爲奉所獲 銅馬青犢尤來餘賊
共立孫登爲天子登將樂元殺登以其眾五萬餘人降 鄧禹自

馮愷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

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

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

地理志河南屬河南郡故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

王城雒陽周公遷散民是爲成周晉地道記河南城去雒城四十里宋白曰河南縣川平王徙居於此至敬王乃徙居成周漢爲河南縣歷魏晉及後魏皆

理于唐苑城東北隅

賜以乘輿七尺具劔救異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軍以赤眉延岑之亂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率辭

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遺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

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

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

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

周頌賁之詩也

鋪布也釋陳也相往也末定謂安天下也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鎗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帝以伏

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

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十二月戊午詔宗室列侯爲王

莽所絕者皆復故國 王莽始建國二年免漢宗室列侯爲民事見三十七卷 三輔大議人

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

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菴將

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 地理志新

安宜陽二縣皆屬宏農郡 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

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是歲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皇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三

起建武三年
盡建武五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丁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

晉書陸倕志曰
興征起於漢代

謂此鄧禹愆於受任無功數以凱卒激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

軍鄧宏等自河北度至湖

地理志河北縣屬河東郡湖縣屬京北
賢曰湖縣在城在今冀州湖縣西南

要馮異其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獲雄將餘眾尙

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澗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宏遂大戰移日赤
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
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
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
歸宜陽異乘馬奔走上回谿阪補慈州谿在河南府永甯縣北六十里與麾下數人
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辛巳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
君以上至春陵節侯禮天子立親廟四今依以立春陵節侯節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嗣 壬午
大赦 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還梁侯印綬以爲
右將軍

范曄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擢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
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

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壯如歸功雖不遂道亦宏
矣及其威損栢邑兵敗宜陽襁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
梓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窺
其間不亦君子之致乎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
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
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
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

崤谷之底也賈曰即備阪也在今雒州永南縣西北

降男女八

萬人帝降璽誓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

賈曰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陽中又前漢谷永曰大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

桑榆開桑榆謂晚也余案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方論功賞以荅大勳赤眉餘眾

東向宣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
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

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

所得傳國璽級積兵甲立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賢曰宣陽縣故城
韓國城也在今魯

州福昌縣東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並舉狀同熊耳在宣陽西赤眉眾尙十餘萬人帝令

縣廚皆賜食之陽縣明且大陳兵馬臨雒水帝改洛令盆子君臣

列而觀之帝謂盆子曰自知當死否對曰罪誠當死猶幸上憐赦

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蚩疑又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

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

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

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

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鑑中錚錚備中佼佼者也

賢曰說文曰錚全聲也鑑之錚

錚錚備有剛利也詩倭人使今言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爲勝也

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

老弱羸社稷汚井竈

謂音鳥去聲

然猶有三善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

故妻婦無所改易此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

迫急皆持其首以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戊申

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

安反誅楊音徐宜卒於鄉里帝憐益子以爲趙王郎中

而註帝叔父長建武

二年封廣陽王五年徙封趙王是年益子尚未爲趙

王郎中作史者欲了益子事故先擊而書之於此耳後病失明賜

祭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賢曰均輸官名屬司農桓寬鹽鐵論曰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

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

更始報仇殺謝祿

更始

事見上

自繫獄帝赦不誅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

賢曰海西王

琅邪 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

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

欲閉隆與共守二州

二州青州徐州也

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

永封隆遣閉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

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

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

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

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

還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

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

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菑川十二郡

帝幸懷

寇恂在潁川郡中政理盜賊

不入時汝南多盜帝遣使者卽拜爲汝南太守恂到郡卽討平之

郡中無事拘素好學乃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

學焉

吳漢率耿弇益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

賢曰軹縣屬河內郡故城

在今雒州濟

源縣東南

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爲大司徒時平原賊徐異

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

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吳卿等即日歸降護送雒陽湛雖在倉卒

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

飲酒禮遂施行之

涿郡太守張豐反

郡國志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

自稱無

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勢

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糴

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

考異

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重罪徒勞軍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案霸明年乃為尚書令蓋追劫之寵自稱

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

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堵陽縣屬南陽郡奉

逃歸滎陽董訢降夏四月帝追率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

因朱祐降去年奉禽祐今因祐而降帝憐奉舊功臣奉鄧晨之兄子也且贖起吳漢欲

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

悔誓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

祐位蜀趙憲素與奉善及奉反憲數移書切責之而譏者因言憲

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憲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即

徵憲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帝以憲守關

陽相憲不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納憲憲乃告警呼城

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而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

延岑旣破赤眉卽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眾寇猶盛岑據

藍田王歆據下邳

賢曰秦武公伐邾戎置以
虜西有上邳故此爲下

芴丹據新豐

芳性
蕭

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

角闕據汧

角姓

駱延據盤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

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

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其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

降岑自遂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

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

將兵助異并送糗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

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

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

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招集得十萬餘人救之

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

軍中曰賊眾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其氣自倍且日

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補註湖陵故城在兗州府魚臺

卷六 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

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車駕自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

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徵常

山太守鄧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

竟辦之

帝前惡長日何川知非僕手故長有此言

帝大笑晨好樂郡職後復出爲汝南

太守興鴻卻波溉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利之饒流衍他郡鴻卻

陂卽翟方進所奏罷者至是而復民謠始驗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

於穰

地理志穰縣屬南陽郡

大破之岑與敗騎走東陽與秦豐合豐以女妻

之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

東陽縣名也故城在今鄆

州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

陰縣

賢曰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稱謂陰縣今襄陽府之光化縣

而劉歆兄孫襲爲

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云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

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

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此智之至也君處陰中土多

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龔遂說仲況與俱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秦豐拒岑彭於鄧

鄧縣屬南

陽郡春秋之鄧國也補註鄧故城在襄陽府東北二十里

秋七月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

旦西擊山都乃綏所獲囚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軍西邀彭彭乃潛軍渡沔水從川谷開伐木開道直與黎邱擊破諸屯兵遂圍之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俊素聞汝南郡渾名乃禮請之奏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渾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阨不得斲人支體裸人形骸注人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渾諫俊曰昔文王不忍禿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問師期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去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

武王曰吾疾行以救黎甯之死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眾也故曰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將軍如何虐及枯尸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揚州悉定後上論其功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沒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乎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跳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因謝病去與鄭敬俱隱於弋陽山中漁釣自

娛久之憚志在從政乃喟然歎謂故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由而父老堯舜也故曰吾年孝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仕於朝故清志高世不修人倫隱處精學于峨陂中帝聞其賢連徵不到同郡鄧敞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葦門琴書自娛 蓋延關雒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鄧注鄧敞在明封府水城縣西南○鄧音確屬沛延追擊之愈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聚在亳州蒙城縣西北其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奔保西防 冬十月壬申上幸春陵祠園廟春陵節侯以下四世園廟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 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

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遺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

帝壯其意許之 十一月乙未帝還自春陵 是歲李憲稱帝置

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

補註王莽未江賊王州公起兵莽以李憲爲盧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還郡自守

更始元年自稱帝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合西州未附子陽稱

帝西州謂隗囂子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

在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

揚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

豈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

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成建武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 死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

氏易

費直字長翁
長於卦筮

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未有定論至是朝

罷公卿等見於雲臺上顧博士范升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因奏左氏

之失凡十有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奏太史公違戾

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者三十一事蒼梧陳元少習

左氏春秋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建武初與桓譚杜

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及聞升議乃詣闕上書曰夫至音不合眾

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

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元竊見博士范

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嫫黠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爲巨謬

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

道者也帝乃立左氏學未幾而廢三月壬子止行幸懷壬申還

雒陽

延岑復寇順陽

郡國志順陽屬南陽郡順水東南入蔡括地志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

楚之軍

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封

汝甯王

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其妻兄辛臣圖彭龍張步董

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雒陽地

如掌耳不如且察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

吾降決矣

岑彭時爲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

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

沔上黎邱

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沂沔而上可至黎邱

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

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而以誓招戎曰立以時降無拘前

計戎疑臣實已灼龜卜降兆中垢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

我亡歸夷陵

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己巳幸臨平

賢曰縣名屬鉅鹿郡故城

在今定州故城縣東南

遣吳漢陳俊王梁韓敝五校於臨平兩縣五姓共逐

守長據城而反

賢曰兩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

諸將爭欲攻之

吳漢曰使兩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

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

城非眾所及也 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

諫曰今兗豫膏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

耗豈足先圖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諫議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

軍劉翳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初豐好方術有道

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

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傷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

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申見

九卷更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

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

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賈曰良鄉陽鄉皆縣名並屬涿郡屬

日良鄉在燕爲中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

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六月辛亥車駕還宮 秋七月丁亥上

幸譙考異曰袁紀六月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尉

建於垂惠 董憲將賁伏以蘭陵降賢曰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

在今沂州丞縣東憲聞之自郟圍之賢曰郟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

益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楚彭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

齊白鳳臨清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十一 以疏樓

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

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

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

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軍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

月戊午上幸壽春

地理志壽春屬馬九江郡賢曰今壽州縣

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

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楊九江六安四郡兵擊

李憲九月圍憲於舒

地理志廬江郡治舒縣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

王莽末天下

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

郡國志臨淮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更始元

年遣使徵之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

乞侯君復留期年民至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

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投璽書而去至是帝徵霸會壽春拜

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

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

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接制都布單衣

何承天纂文曰都衣造履無屨皆布名方

言曰釋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釋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以

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

旄旗注見十三卷文帝元年旄騎能頭騎也秦穆公伐南山大梓有一青牛走出入

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屬有騎墮

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騎以前驅

而入賢曰譬折屈身如發之曲折敬也孔穎達曰譬折者屈身如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以一矩有半圓其弦則

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

雄雌未定公深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

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露曰子陽非底蛙耳而妄

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器乃使援奉詔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

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

廡堂下周屋也。廡者武。

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遽

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

蔡邕曰曠古者卑殿執事不冠者之所繫漢元帝頗有壯髮不欲使人見

始進幘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

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虜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

丙寅帝幸黎邱遣使招豐豐不肯降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圍黎邱使岑彭傳俊南擊田戎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

十層樓船多刺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鸞將數萬眾出屯

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鸞俱奔漢中

考異曰公孫述

傳使李育程鸞與呂鮪徇三輔三年馮異擊鮪育于陳倉大敗之資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焉洪陳倉破之馮異傳亦在今年蓋述傳誤以四年爲三年焉作烏耳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眾是時隗囂遣兵

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

三分猶服事殷但驚馬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蘇

代謂商于昆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卽託驥尾

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

得以絕羣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

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何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旁人閒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閒出窺輒與馮異合勢其摧挫之迹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鬻鬻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泰山豪傑多與

張步連兵吳漢薦彊弩大將軍陳俊爲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

泰山

郡國志泰山郡在
雒陽東千四百里

建武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 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

隴右

考異曰袁紀曰援與弟雲同遊先與奉使遊先至長安爲仇家所殺其弟爲歸雲將軍來歙恐其怨恨與援俱還長

安案嘗使被殺者
則遊也不在此時
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

引見數十東觀記曰
凡十世見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

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

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今上好更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壽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

耶 二月丙午大赦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

繼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

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

而捕虜與吾相恃武爲捕虜將軍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

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乘其

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

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
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
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士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
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
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
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璠合劉紆
奔佼疆 乙丑上行幸魏郡 彭寵妻琴羸袒冠幘踰城髡徒推
之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寵憂之以問卜
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
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獨在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
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

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畱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日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尙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

伯通彭龍字也

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

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于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

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齊豹

盜三叛人名之義

衛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兄孟素春秋書之曰盜三叛人名謂豹二十一年知此其

以漆園邱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無乃異於是乎

帝以扶風郭伋爲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

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

持節迎耿況於上谷

邵興志上谷郡在隸屬東北二千里

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

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

地理志牟平縣屬東萊郡齊宋屬登州宋白曰牟平縣以在牟

山之陽其地平坦故曰牟平漢牟平故城在今黃縣東百三十里

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

索賊於平原

郡國志平原郡在隸屬北一千三百里

大破之追討餘黨至勃海

郡國志勃

海郡在隸屬北一千六百里

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 三月癸未

徙廣陽王良爲趙王始就國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
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夜
襲延軍延與戰破之萌遂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東平國任城縣有桃鄉營曰
故城在今兗州鄆城縣西北

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

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屬

兵馬會睢陽

睢陽梁國郡國志在
雒陽東南入百五十里

宜賜詔勞延曰龐萌一夜反

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

吾甚美之旣而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

郡國志楚郡
在雒陽東南于

二百里 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

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初更始時平嘗

與母避亂大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食之平叩頭曰今日
爲老母求菜老母待平爲命願得歸食母更來就烹賊見其至誠
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詣賊所
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我不忍食子至是
平復以義全太守時人莫不歎其忠老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

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

蜀以夾川殺少

夾川猶言夾江也江大川也

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

州補註江州卽今重慶府之巴縣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地理志夷道縣屬府

自引兵還屯津鄉

都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賢曰所謂江津也

當荆州要會喻告諸

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蝗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竝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

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幽五等諸侯從

政

通左曰言諸侯之國各自爲政

本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

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

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

賢曰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其不得罪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

是以卽眞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

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擇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

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

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誓王命論以風切之

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

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平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

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

而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

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瓜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闕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患有短褐之襲擔石之重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權臣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

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

質健也

京並分裂又況么麼尙不

及數子而欲闖奸天位者乎是故驚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燕雀

之囀不奮六翮之用桑榆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葉音節

斗筲之子不

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鍊音束

嘗陳嬰之母

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

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

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警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

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

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

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信誠好

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指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
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君乃靈瑞符
應其事甚眾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
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
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
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超
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襲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虜之啓說
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
祿其永終矣豈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
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

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皆假其將軍印
綬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
復滅亡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
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
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尖尉佗融等召豪傑離之其
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
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谷永書見三十一卷成帝永
始二年夏賀良事見三十三
卷哀帝建元二年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
卷成帝綏和二年故字
子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
劉秀眞汝主也事見三十九
卷更始元年此皆近事暴著眾所共見者也況今
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饒廣甲兵彘強號令嚴明觀符命而察

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眾議或同或異融不心精詳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誓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遣融書以招之過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遣饗畢乃遣令還賜融覆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鎮守五郡兵馬精糧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讞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賢教尉佗制七郡之計

事見十二卷王高帝十一年

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

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朱祐急攻黎邱六月秦豐窮困出降權車送雒陽吳漢劾祐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祐

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隨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

桃城卽桃鄆之城也 廣帝時幸蒙聞之乃留驍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

廣曰蒙縣名屬蒙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地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

或言百官疲倦可

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

欲度亢父之險故進而宿任城

去桃城六十里

且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

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

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

馳使召之萌等驚曰

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入城下真不可往也

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眾疲

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眾軍進

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張夜走從黨憲秋七月丁

丑帝幸沛進幸湖陂黨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

地理志昌慮縣

屬東海郡宋白曰徐州滕縣漢書昌慮二縣地應劭注善縣

即小邾國又有邾國

憲在今縣東南劉漢之昌慮縣也

憲招

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

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

帝至善去憲

所百餘里

善者皮陳善書為得相國人為之諱故呼善為皮

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餓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

憲三日大破之佼張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邾八

月己酉帝幸邾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邾黨憲

龐萌走保胸

實曰胸屬東海郡今胸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

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

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 冬十月帝幸魯拜鮑永為魯郡太守

時黨憲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永到討擊大破之降者數千人

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名雖輸款猶擁兵自守不可卽下頃之
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
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
道邪乃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因欲取之豐等亦欲圖
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
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尙多寇暴永以吏人瘼傷
之後乃緩其御轡以鎮撫之百姓甚與相安 張步聞耿弇將至
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賢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又分兵屯祝阿地理志祝阿縣屬平原郡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莊縣東北別於泰山鍾城
天寶元年改祝阿爲禹城以縣西有禹息故城也 別於泰山鍾城
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
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

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郡國志濟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

南
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墊塞坑塹數日有降者

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

部後二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奔期告邑邑

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

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

精兵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岡坂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旣而收

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積聚縱

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郡國志濟南郡在雒陽東千八百里

時張步

都尉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賢曰西安縣名屬齊郡故諸城在今齊州臨菑縣西北

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

臨菑縣屬齊郡

相去四十里奔進軍菑中

賢曰菑中

邑名也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滻水因名滻水經注滻水東去臨菑城十八里 居二城之間身視西安

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

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弁敕諸將皆蓐食

前書音義曰未

起而淋蓐中食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

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身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

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

一日必拔按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

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

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

將其眾亡歸劇身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眾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

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彤渠

帥重異等兵

實曰重姓異名

號二十萬至臨蕃大城東將攻奔奔上書曰

臣據臨蕃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

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

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奔先出淄水上

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通臨蕃縣東

與

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

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

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官壩臺望之

實曰臨蕃本齊國所都卽

齊王官中

有樓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

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龍奔明旦復勒兵

出是時帝在魯聞彘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彘曰劇虜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彘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

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釀音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

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彘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

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夫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

水在今青州光縣西水經注曰泮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都之以爲巨葦北流窮胸野東又北過臨胸縣西又東

北過奇光縣西○味音非入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亦一乘爲一兩箱載

及輪兩兩而側故稱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

軍羣臣大會帝謂彘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事見十卷高祖四年今將軍

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莫擊已降將軍

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享鄉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

尉不聽爲仇

事見十一卷
高帝五年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

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三年
冬身從

帝幸春陵自
請平齊也

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弁

復追張步步奔平蕪

賢曰平蕪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
海縣補註平蕪故城在今萊州府濰縣西南

三十

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卒善戰而

耿弁走之

事見
三年

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

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

弁軍門肉袒降弁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

城謂平
蕪城

樹十二

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懼重七千餘兩皆

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邱侯

地理志安邱侯國屬琅琊郡又北海郡有安邱縣宋白曰密州有
安邱縣古恨牟國城漢爲交邱縣有渠邱亭故舊渠邱公國居也

與妻子居雒陽王閔亦詣劇隆於是琅邪未平

郡國志琅邪郡在雒陽東千五百里

上徙陳俊爲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

地理

志曰魯國都魯曰城陽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

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

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初起太學車駕

還宮幸太學

陸機雜記曰太學在雒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入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稽式古典修

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坐蒸祭高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爭論廟中湛不舉奏故也以侯霸爲大司徒

霸問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

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

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賢曰案罪

劾狀而

去也 仲叔名貢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清潔自以爲弗及也黨見

其舍菽飲水適以生赫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

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或不可與安

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

累安邑邪遂去客迹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颯音代

郡人石鮪閔地鮪音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

親欲令盧芳避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

入塞都九原縣賢曰九原縣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

雁門五郡竝置守令並胡兵侵苦北邊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

上林成都賢曰成都音歸附之多也史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帝未異異惶懼上書陳謝曰臣本書

生遭逢受命之會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

自思惟以詔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擾攘之時豪傑競起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涵殺之中尙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故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

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尙服事殷

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

武王親兵孟津耆民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

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

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

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

補註昭明也速召也昭速禍患猶言明召禍患

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

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

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懼病之而止時關

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黨因使擊蜀以效其信

書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劉文伯自稱未宜謀蜀帝知黨

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或正儀通

帝以書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

爵歙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

來歙說遣子入侍器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鐃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侯二千石鄭興因恂

求歸葬父母歙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求

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將

軍馬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蔡將軍又何猜焉器乃令與妻子俱東
馬援亦將家屬隨柯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
帝許之器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器曰
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
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率儒生之
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河西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
迹表襄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土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
王不成其敝猶足以伯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器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

愚聞人所誦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窮聖德舉
義兵冀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聖誓數到委
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
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賢曰言從漢何畏附卒
則何利而久疑不決卒
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

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露不
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剛嘉之七世孫也平帝時王莽專政
剛總帝外家馮衛二族剛時爲郡功曹以上書言事爲王莽所逐
及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遂客隴西雖

爲郡所賓禮義不爲之屈也

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

賢曰交趾

郡今交州縣也南嶺大海輿地志云其夷是大指開州兩足並立
則相交應助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方爲子孫基趾也余案武帝

元景六年置交趾州治廣信時已開南方遂交于南方爲子孫基
址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益州交州介謂
唐之交州峯州皆漢交趾郡之地
固不可指唐交趾一縣而言也 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

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

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

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

郡 未江夏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武陵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

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

郡在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四百二十里交趾郡在雒陽南一萬一千里 悉封爲列侯錫光

者漢中人在交趾教誨民夷漸以禮義政化大行初宛人任延年

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避兵隴西隗囂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會稽都尉時

年十九迎官驚其少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又

聘請高行董子儀敬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吳有龍邱萇者隱居太末掾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請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及萇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爭往宦焉至是帝徵爲九真太守允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及延至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始知

種姓咸曰使我有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故嶺南華風始於二

守焉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

而不謁

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

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

原周黨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

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

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

摺撰志雲臺周家之所造國書術辭珍玩實怪

皆裁

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實之士伯夷叔

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罷

之

移置通鑑原文依范升傳載其劾奏周黨之疏有東海王良一語故綱目遂大書云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

以良爲諫議大夫今案王良傳良之徵拜諫議大夫在建武三年不在此年故於此刪去王良事而移置於八年內光字子

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帝同詣精舍學二人勤苦
寒夜不寢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之難勿相忘也及帝卽位光
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金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
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與書
曰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
涉春冰譬之瘡痍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高皇柰何子陵少朕也
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使三返而後至舍于北軍司徒侯
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箕踞抱劄發書讀訖
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甯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
也光曰造卿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于典
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耶子道

求報光曰吾手不能書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
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道嫌少可更足光曰
買菜乎求益也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
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
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
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
陛下差增於往因其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
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其臥耳拜諫議大夫不可受去
耕釣於富春山中

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
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浦注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三十里詩麗奇絕號錦峯
嶺嶺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相傳爲嚴子陵隱釣處 年八

士以壽終於家黨同邑有王霸者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至是亦徵到尚書拜而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霸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偃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元帝

之世莎車王延嘗爲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僑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

王莽之亂西域攻沒都護

具吏士妻子皆不得還

橫書河西問中國動靜齋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

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終